

帆 下安澜

窗外有片海 钓竿载时代

叶帆

儿时落下的毛病,让我一生喜欢钓鱼。小时候的渔具寒碜,一根两米长的竹竿当手竿,拴上尼龙线,一颗锈迹斑斑的螺丝帽做坠儿,鱼钩是用大头针弯制的。钓点就在青岛后来建起海上皇宫的那片小岛,过去全是嶙峋礁石,抛下钩去,鱼儿们便会凑过来啄食。

工作后有了收入,我成了渔具店的常客。那会儿流行甩竿,竿梢和中节用竹竿,底把子用坚硬的蜡木制成,两个不锈钢套管插接起来,足有三米多长,底把子上装一只八卦轮,用力一甩,坠儿和鱼钩就能飞出百八十米。鱼儿咬钩时竿梢会轻轻抖动,摇起八卦轮,一条个头不小的鱼便逶迤而来,运气好的渔获,足够我和钓友们吹嘘好多年。

甩竿算得上钓鱼史上划时代的物件,能随心所欲选钓点,收放之间全是自在。我一口气做了三支甩竿,缝了个帆

布套子绑在自行车上,出门格外气派。美中不足的是它太沉,三支竿差不多二十斤重,扛着走上礁石,常常累得大汗淋漓。那时我早已不满足在小岛钓鱼,常和钓友远征崂山的青山、黄山和八仙墩这些地方,渔获也越来越丰饶。

就这么乐此不疲钓了几十年,退休宴上徒弟送我一支日本进口钓竿,让我爱不释手。不起眼的塑料筒子,抽出来足有四米长,轻盈得只有半斤重,鱼轮小巧玲珑,摇动起来顺滑如丝。我决定更新全套装备,走进渔具店,琳琅满目的货色看得我目不暇接,店老板笑着说,如今渔具生产早已是国内重要产业,每年利税十分可观。走在街上看着车水马龙,轿车早就走进了千家万户,我换套新钓具,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吗?

很快我就把旧甩竿全换成新式钓竿,这是我钓鱼生涯

里又一次划时代的变迁。钓鱼不再是单纯向海索取,而是对现代器物与古老游戏的重新定义。后来海上兴起商业海钓,付费出海让这份爱好变得忙碌又奢侈,尤其是夏秋之交钓带鱼的时候,在船上能累得够呛,可回家歇两天,抖擞精神的我又想上船。

直到一次查体,大夫神色凝重提醒我,影像查出有轻微脑梗,老伴和女儿当即下了禁令,再也不许我上船。我只能乖乖服从。

秋天来了,海里星星点点都是钓鱼船,又到了钓墨鱼的季节。虽然不再出海,可每次看见墙角竖着的鱼竿,心里就漫过一阵熨帖的温暖。我这一辈子,哪里只是钓鱼,分明是亲眼见证了普通人的小爱好,跟着国家一起,从简陋拮据的年月,一步步走到了丰裕自由的日子。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蕙质兰心

十月新风 国泰民安

白玉兰

十月一日,当你打开窗户,迎接十月第一缕风的时候,也许你会感觉到它的不一样,因为当你放眼望去,它吹过的稻田,它吹过的街巷会让你眼睛格外明亮。十月一日不只是一页日历,也不仅是一个假期,它是大地写给耕耘者的回信,是岁月写给奋斗者的请柬,是为这片土地付出生命的英烈的深情相认,是我们这个国,是我们每个家共同经营和守望的温暖的的日子——国庆日。

国庆日,我想起了一句歌词:家是最小国,国是千万家。这可谓唱出了真谛。在中国人的语境中,国与家,从不是孤立的字眼,而是饱含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我看到《人民日报》短视频里,手握钢枪,站在西藏海拔4800米哨所的年轻战士,他们面对镜头高声喊着:明天就是中秋节,我们的团圆有点远,我不愿只做你镜头里的背影,愿做站位下的

一颗星,做山河间一道屏障,我们的愿望不大,就八个字:家国平安,花好月圆。他们用自己的青春,诠释着家国一体,家国同心的力量。

国庆日,我想起了我的三叔,一位已故的抗战老兵。他为了让自己的血脉里永远流淌着家国情怀,给自己的儿子起名:国庆。名叫国庆的堂弟没有辜负三叔的希望,将家国情怀付诸行动。他根据自己的爱好,把退休生活投身到了航模制造中。国庆节前夕,他参加了青岛市国防动员“百姓传声”节目。这个被誉为“岛城航模人”的老兵的后人,在用自己的热爱,展现我们中国海军的强大。

国庆日,在医院工作的女儿有点失落地说:妈,这阶段的工作安排真闹心,中秋节人家阖家团圆,我在上夜班;十月一日人家休假旅游,我又上夜班。我说:“你比那些生病的人好多了,他们不光不能团

圆,不能外出旅游,还得遭受病痛的折磨。”女儿调侃说:“我这是为人民服务?”我说:“对,国泰民安,生活祥和的时候总要有付出。”

国庆日,我和外孙去北村早市。入口处,一个老农守着一框子桃子,桃子表皮泛着诱人的光泽,尖梢处那一抹绯红,恰似少女羞涩的脸庞。桃子上覆着绿叶,筐子边上插着一面小红旗。外孙蹲下来,他对桃子倒是没啥兴趣,反而指着筐子边的红旗问农夫:“你怎么插个红旗呀?难道你这也是卖吗?”老农笑了,那黝黑粗糙的脸上挤出了沟壑般的皱纹,他说:这不是国庆节吗?然后又看看我说:挂上旗还好卖。老农那饱经风霜的笑脸上,透着对这个国家的信任 and 希望。我买了桃子,拉起外孙,走出了早市,在早市门口,我说:你记住,国庆节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生日。(作者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)

礼 润流年

日子平顺 家国安宁

韩松礼

中秋的桂香还没散尽,国庆的喜庆气息已悄悄漫进了街巷。

近日,我带着全家去赴一场特别的百岁宴。老老少少数十人欢聚一堂,与一个新生命见面。当天最年长的是101岁的新生儿的曾祖母,她体态健康,言语顺畅,笑容满面。我们这些晚辈直夸她高寿有福。据她女儿说,老人除了一只耳朵有些障碍,其他方面都挺好。老人性格不争竞,不计较,眼睛也好使,还能跟儿女打电话。老人家特别喜爱与她百岁差的重孙。那个百日娃娃乖乖躺在襁褓里,时而看看屋顶的灯,时而咿咿呀呀与守在他身旁的爷爷奶奶对话。这个场景让人心动。我说,小孩在家人的呵护关爱下快快长大,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和曾奶奶拉着手蹒跚学步。我的话,引得大家一阵欢快的笑声。我问站在童车旁的自家孙子:“小弟弟好吗?”他点点头。我又问:“你比他大几岁?”“十岁。”他答。我看着他小小少年的模样,心里说:真快。十年前,躺在襁褓里的是他——我的孙子。

工作了几十年,退休后,不再为工作牵绊,空闲时间多了起来,平日里,我就读读书,看看报,上上网,空闲时也写写字,至今发表了数十万字的作品,出版了自己的小说集。还参加一些有意义的社会活动,生活充实,日子平顺。

前几天,我去探望一个老同事。几年没见,近八十岁的他依然健硕挺拔,腰不弯背不塌,脸膛红润,声音洪亮,只是有点发福,他自己说,腿脚没什么毛病,收入虽不高,五脏却挺好,不贪慕大鱼大肉,就满足三餐舒适。隔三岔五,他还和老伴坐地铁或公交出门游览,给“爱臭美”的老伴拍了许多美照,汇集成册,按时候拿出来自我欣赏一番。“要有一颗平常心,收入方面往下看,生活态度往上看,认真过好每一天。每一天就都是平顺的日子。”末了,老同事反复说着这句话。细细品味他的话,说得极是!这些平顺、细碎又温暖的日子,凑在一起,就是我们普通人眼里最扎实的“家国安宁”。(作者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)